

# 在图书馆设立典籍博物馆的思考

张志清

**摘要** 典籍博物馆的概念有广义和狭义两种,本文主要从狭义方面对典籍博物馆的概念、功能、与图书馆的关系以及图书馆设立典籍博物馆的意义进行了探讨内容。典籍博物馆与图书馆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现实也有共同的基本元素和相似的功能。典籍博物馆在汇聚典籍精品、服务社会大众、提升图书馆精神价值方面具有重要意义。对典籍博物馆的规划建设,需秉持因地制宜,继承传统,发挥专长,办出特色的原则。在图书馆中设立典籍博物馆,既可作为实体,也可作为理念,强调以典籍博物馆功能在图书馆内实现为目的的原则。在此基础上,探讨了国家典籍博物馆的初步规划。参考文献 14。

**关键词** 图书馆 典籍博物馆 国家典籍博物馆

**分类号** G25 C289

## Thinking on Establishing the Museum of Ancient Books and Records in the Library

Zhang Zhiqing

**ABSTRACT** There are two kinds of concepts of museum of ancient books and records in broad and narrow senses.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concept and function of this museum, its relationship with the library and the significance of establishing this museum in the library in a narrow sense. There is a deep historical origin between this museum and the library, and they share same basic elements and similar features in the reality. This museum is of great importance in collecting classics, providing social services and enhancing spiritual value of the library. As for the planning for this museum, this paper puts forth that building this museum needs to uphold the principles of adapting to local conditions, inheriting the traditions, giving full play to its unique strengths and achieving its own characteristics. It is necessary not only to establish this museum in the library as an entity, but also to accomplish the idea of realizing the functions of this museum in the library. On this basis,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preliminary planning for national museum of ancient books and records. 14 refs.

**KEY WORDS** The library. The museum of ancient books and records. National museum of ancient books and records.

2012年8月,经文化部、国家文物局、中央编制办公室批准,文化部下发了《关于国家图书馆加挂“国家典籍博物馆”牌子的通知》(文人函[2012]1238号),在国家图书馆加挂“国家典籍博物馆”牌子。由此,国家图书馆又有了一个传承书籍文化、开展社会教育的新阵地。

在图书馆设立典籍博物馆,在国内还不多见。笔者有幸参与国家典籍博物馆的筹备工作,对典籍博物馆的概念、功能、在图书馆设立

典籍博物馆的意义,以及国家典籍博物馆的初步设计等内容进行了一些思考,在此谈谈个人浅见。

### 1 典籍博物馆的概念

我国早在殷商时期就有典册。《尚书·多士》说:“惟殷先人,有册有典。”<sup>[1]</sup>“典”在字形上区别于“册”的地方,是把册简供于案上,表示

其重要性。“典”在《辞海》中被解释为“可以作为典范的重要书籍”，对“典籍”，则解释为“国家重要文献”<sup>[2]</sup>。《左传·昭公十五年》：“且昔而高祖孙伯廌，司晋之典籍，以为大政，故曰籍氏。”<sup>[3]</sup>后也用“典籍”一词统称各种典册、书籍。我理解典籍博物馆可有广义、狭义两种概念，广义的典籍博物馆就是书籍博物馆；狭义的典籍博物馆则特指以典藏、展示、教育、保护、研究国家重要书籍为内容的、具有传承书籍文化、开展社会教育作用的博物馆。本文主要讨论狭义的典籍博物馆。

## 2 典籍博物馆与图书馆的关系

### 2.1 共同的基本藏品和相似的功能

文献典籍是图书馆的基本藏品，是图书馆开展采访、编目、典藏、阅览、咨询、保护、展示、教育、研究等各种业务工作的对象和基础，是人们在图书馆可以享受的精神食粮。作为文化载体和艺术作品的文献典籍，特别是具有历史文物性、学术资料性、艺术代表性的文化典籍、名家手稿和重要特藏文献，蕴含着一个民族的思想智慧、历史记录和知识体系，是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文献典籍的版本流变、传播繁衍的过程，反映了人类思想发展和知识传承的脉络；文献典籍的文字、用纸、印刷、装帧反映了民族文化的特点和艺术特色。由于具备这些特点，文献典籍具有收藏和研究价值，可以进行陈列展示，开展教育宣传，传播优秀文化，完全符合传统博物馆收藏、展示、教育、研究四大基本功能，使得在图书馆中建立典籍博物馆成为可能。

### 2.2 典籍博物馆与图书馆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

汪东波主编的《公共图书馆概论》中有：“博物馆和图书馆作为不同的文化现象，两者之间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在历史上互相联系、互相融合。”<sup>[4]</sup>这是关于博物馆和图书馆关系最明确的表述。

#### 2.2.1 藏书楼

中国古代藏书楼虽然不是现代意义的图书

馆，但在保存传承民族文化遗产、形成独特书籍文化、促进典籍传播和文化进步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宁波天一阁博物馆既是古代藏书楼，又因其建筑、设施、藏书都属于文物，作为文化遗产加以保护、展示和利用，具备博物馆职能，所以特别设立了博物馆。为加强对古籍的保护，天一阁博物馆旁又修建了现代化图书馆，典藏珍贵典籍，服务社会大众。宁波市在旧城改造时，将许多重要的藏书楼、藏书室移来天一阁，成为一个藏书楼文化遗产群落。常熟的铁琴铜剑楼、杭州的文澜阁、湖州的嘉业堂藏书楼、承德的文津阁等，都是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也是重要的典籍博物馆。

#### 2.2.2 博物馆中的图书馆

许多著名博物馆因收藏文献典籍，一般都设有图书馆，如北京故宫博物院图书馆收藏清代皇家典籍和雕版数十万册件；台北故宫博物院也设立文献处，典藏文渊阁《四库全书》、清皇室天禄琳琅藏书等珍贵典籍；这些图书馆典藏的文献典籍既开放给公众或研究人员阅览，又是博物馆的展品，如曾在清代内府刊印典籍的武英殿现在是北京故宫博物院图书馆举办珍籍展览的常设展室；台北故宫博物院文献处也常设珍籍展室。1735年，经过英国议会立法，成立了大英博物馆。其中分为图书馆和博物馆两部分。素有“图书馆员的拿破仑”称号的大英博物馆第六任馆长，在1856年设计了圆顶阅览室和铁质书库。1973年，图书馆从大英博物馆中分出，正式独立建制运行，在博物馆外新盖了图书馆大楼。如今，圆顶阅览室变成博物馆的一部分，作为文化遗产接待读者阅览和参观。

#### 2.2.3 图书馆中的博物馆

许多历史悠久的国家图书馆都建立或计划建立博物馆。从18世纪初起，法国国家图书馆也设立铜版画部和勋章部，承担博物馆收集珍贵文物的使命<sup>[4]</sup>。埃及亚历山大图书馆建立了印刷博物馆，德国国家图书馆计划用三分之一馆舍建立典籍博物馆。俄罗斯圣彼得堡国家图书馆专辟伏尔泰藏书室作为博物馆，藏书室正中是伏尔泰坐像，后面书柜中摆放着伏尔泰的全部藏书，书柜和地板都十分典雅考究。美国

哈佛大学善本图书馆同时也是典籍博物馆,走进善本图书馆,大厅中央是一排书柜,镌刻着对哈佛大学图书馆藏书有重要贡献的人物名字,展示他们的部分藏书。大厅右侧是善本阅览室,左边是大型书籍博物馆,西文善本古籍展示在四壁到顶的书架中,神圣而辉煌。大厅特设展柜对重要典籍加以展示。二层复原了部分著名藏书家和作家的藏书室,著名美国诗人艾米莉·狄更生简朴的起居室虽不像其他藏书室那样辉煌,但特别打动人,小小的壁炉、书架、躺椅和书桌展示了她一生默默无闻的乡村生活,人们把这间居室和她充满想象力的诗作联系起来,会产生探寻狄更生生平事迹的强烈愿望,也为哈佛大学最早发现和出版这位诗人的诗作感到赞叹。

#### 2.2.4 图书馆中的典籍展馆

图书馆一般都开辟展览空间或展室举办文化展览。特别是近年大型图书馆新建馆舍,很多都设有可展示珍贵典籍的展厅或展馆。国家图书馆展览厅有 1300 多平方米,由该馆社会教育部管理,常年举办各种与书籍文化有关的专题展。善本特藏珍品展示室(位于总馆南区)、稽古右文厅(位于总馆北区)和古籍馆展示室(位于天津街古籍馆)是面积较小的展览室,由国图古籍馆管理,常年举办以善本特藏为主的专题展览。仅在这十年间,国家图书馆利用各展厅展室举办的展览就超过一百场,其中,“文明的守望:国家图书馆善本特藏暨古籍保护成果展”、“新疆历史文献暨保护成果展”、三届“国家珍贵古籍特展”、“艰难与辉煌: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九十周年馆藏革命文献珍品展”等都是投资达百万元以上的大型展览,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反响。展览在国家图书馆业务工作中的重要性日益提高,对中华古籍保护计划等国家重大工程的立项起到了促进作用,也直接促成了国家典籍博物馆的建立。首都图书馆、上海图书馆等也都拥有设备设施完善的展览厅,常年举办专题典籍展览,开展社会教育活动。上海图书馆举办的“琅函鸿宝——上海图书馆藏宋本展”、“典册琳琅——庆祝上海图书馆建馆 60 周年文献特展”等,其展品的珍贵性和展览的

专业性不亚于博物馆珍品展览,广受社会关注和好评。图书馆的这些展览,一般还不是常设展览,也不拥有典籍博物馆的全部职能,只是典籍博物馆功能的部分体现。

### 3 图书馆设立典籍博物馆的意义

#### 3.1 典籍博物馆汇聚典籍精品,传播书籍文化,提升图书馆的精神价值

上海博物馆馆长陈燮君认为,博物馆文化拥有四大力量,即以其民族凝聚力,诉说着文化的博大精深、源远流长;以其历史穿透力,演绎着漫长历史的沧桑巨变、岁月坦诚;以其文明渗透力,寻觅着中华文明的悠悠源头、绵绵根脉;以其艺术感染力,守望着精神家园的世代传承、人文自豪<sup>[5]</sup>。

中国是善于运用典籍记述历史的国度,钱存训指出,中国在 3000 年前所采用的文字是至今唯一仍在通行的交流媒介。中国的文字不仅为中国人所采用,也是东亚其他民族所共同采用的一种书写字体<sup>[6]</sup>。与典籍文化相关的两个书籍必备技术,造纸术和被称为“世界文明之母”的印刷术,都是由中国人发明的。自公元前 722 年以来,中国历史每年都有编年的记录。截至 15 世纪末叶,中国人著述出版的书籍超过全世界出版物的总和。中国古代文献的延续、多产和广被性,在世界文明的长河中是独具的特质<sup>[6]</sup>。荣新江说:“我们且不论从商周的甲骨文到秦汉的简帛,只就留存下来的六朝唐宋的敦煌写本和宋元明的刻本古书来说,其数量恐怕都是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所无法比拟的。”<sup>[7]</sup>发达的典籍文化,使中华文明一脉相承,至今延续不断,在世界文明史上极其罕见。中华典籍是我们在世界上可以引为自豪的重要内容,是增强民族凝聚力的最好的爱国主义教材。

典籍之美,表现在典籍内容的思想深邃、文辞优美、叙事生动和批判犀利上,也表现在典籍形式的手泽如新、写刻精美、墨乌纸玉、装帧典雅上,有很强的艺术感染力。但真正震撼人心的,还是典籍本身带给人的精神启迪。一部《史记》,记载从黄帝到汉武帝 3000 多年的历史。

《史记》对商代世系的记载,与甲骨文记录基本吻合,说明西汉仍然有可据为信史的文献遗存。试想,如果《史记》湮灭无存,那么我们民族的历史将会有多么巨大的缺憾!中国历史上百家争鸣,留下许多彪炳千秋的伟大著作,儒释道相互交融,形成中华文化思想体系的主干。如果这些典籍无存,中华文化就会断裂,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在澳大利亚国家图书馆新馆开馆展览中,中国国家图书馆参展的十几件珍贵展品,因其年代久远和独具特色受到广大澳大利亚民众的青睐。在展览中颇具人气的还有英国图书馆参展的一张纸,上面有爱因斯坦潦草写下的著名的狭义相对论公式。这个公式改变了世界,它静静躺在那里接受无数人的瞻仰,这就是典籍穿透历史、震撼人心之处。博物馆通过集中展示、剖析经典文献,可以将典籍的历史价值和艺术价值充分表现出来,使人们受到心灵的洗礼。

徐忠文认为:“博物馆是历史的终点,更是历史的起点,即人类发展的驿站。它的责任是尽可能地收集、保护好人类前行中所取得的成就和过失,更要为人类走向更高的文明提供路标,同时也应是人类心灵得以进化的圣殿。”<sup>[8]</sup>此语揭示了当今人类对于历史文化承前启后的使命和责任。完整收集,科学保护,通过展示,给人们创造一个静静观赏思考、仰望星空、进行冥想的场所,使人类心灵得以净化。美国华盛顿林肯纪念堂是美国平等自由精神的具体体现,也是人们思索人类理想的冥想之地。古代中国皇家把太庙、家族祠堂作为祭祀冥想、追远继志、维系道德伦理的场所。今天的中国失去了这样的敬仰冥想之地,如果说图书馆是精神家园、知识殿堂、文化绿洲的话,那么图书馆中的典籍博物馆通过对经典的集中表述,就是精神家园的一扇窗户、知识殿堂的一盏明灯、文化绿洲的一泓清水。

法国卢浮宫博物馆馆长H·瓦鲁莱特(H. Valurette)说:“今天的博物馆不能仅仅满足于接待。博物馆应该在城市生活中占据重要的地位,扮演重要的角色。它是公民责任感的工具,是批判精神的孵化器,是品味的创造地,它

保存着理解世界的钥匙。当然前提条件是它必须有能力通过各种手段,不仅将这些钥匙传达给他的同道,而且还要传递给所有其他的人。”<sup>[9]</sup>这段话说明,博物馆不是为小众而开放的,应该把提高全民文化水平和素养的社会责任放到重要方面加以表述。故宫博物院院长单霁翔也说:“今天博物馆的核心价值,是从保护文物藏品到保护文化遗产,再到服务社会,进而向参与推动社会变革的神圣责任回归。”<sup>[10]</sup>如果说大多数文物还只能在博物馆中展陈,被动接受大众参观的话,典籍博物馆则能更好发挥图书馆原有的经典阅读推广的长项,在全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中走向社会,开展服务,把藏品导向转变为需求导向,向社会化和人性化方向发展,用原属于社会的宝贵精神财富更好地为社会服务。

### 3.2 建立典籍博物馆是传承文明的迫切需要

中国典籍浩如烟海,历代因兵燹灾祸,存留至今的古代典籍百不存一,但据国家古籍保护中心最新统计,国内3800多家藏书单位收藏的古籍数量仍然超过了5000万册件。此外,还有大量甲骨简帛、碑帖拓本、舆图文书,以及流散在世界各地的数百万册件古籍尚未统计在内。仅对近期汇集11个古籍大馆目录的《中国古籍总目》进行粗略统计,该目收录古籍品种不低于25万种,版本不少于50万个。至于近现代文献典籍更是浩如烟海,难以计数。祖先给我们留下的丰厚文化遗产堪称民族文化的宝库、民族智慧的结晶,是我们继承传统、延续文脉的重要根基。中国书籍发展到近现代,受到西方书籍文化和印刷技术的影响,从书籍内容到装帧形式都发生了根本变革,特别是近三十年来,书籍印刷告别了铅与火,迎来了光与电,载体从纸质到胶片,再到磁盘、光盘,从固定存储到移动存储,每年都在发生变化,不断改变着我们对于书籍和阅读的理解,这些变化和发展,也需要加以总结和记录。目前,虽然我国有国家级文字博物馆、印刷博物馆、出版博物馆,许多图书馆和博物馆也不断举办书籍展览展示,但迄今尚未有一家以宏富典藏为依托的国家级典籍博物馆

能够长期、系统、全面地展示博大精深和丰富多彩的中华各民族典籍,展示中华典籍产生、传播的历史和对社会发展所起的重要作用,展示中华典籍对促进世界文明发展的重要意义。各地也缺乏展示地域书籍文化和典籍特点的地方典籍博物馆,不能不说是个缺憾。这不但使典籍博物馆的建立成为必然,而且成为当前十分迫切的需要。

### 3.3 建立典籍博物馆符合当今图书馆发展的趋势

在信息化和数字图书馆飞速发展的今天,图书馆在信息化的同时,也加快了博物馆化的步伐。一方面是大量书籍数字化,服务全媒体化,阅读可移动化;另一方面是古代文化典籍日益成为博物馆的藏品,在展览陈列、教育推广、藏品保护、整理研究中发挥作用。有研究认为,在一个国家或地区人均 GDP 进入 3000—5000 美元后,居民生活方式、城市功能和产业结构等方面会相继出现休闲化特点<sup>[11]</sup>,人类将走过信息时代的高峰而进入休闲化时代,“而图书馆与博物馆在引领健康休闲方面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sup>[12]</sup>。吴慰慈也说:“现代图书馆不仅向读者提供舒适的阅读环境,而且还向社会提供文化活动的场所,几乎每一个新建的图书馆都把文化设施看成是图书馆建筑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sup>[13]</sup>民众对图书馆的要求不只是借阅图书,而更多的是要在图书馆享受展览、讲座、沙龙、影视等文化生活,图书馆社会教育的作用日益凸显,与博物馆的结合日益紧密。在这种大背景下,在图书馆建立典籍博物馆,在传播典籍文化的同时满足民众日益增长的对高品位文化的需求,就变得特别重要。

### 3.4 建立典籍博物馆正值文化发展繁荣的历史机遇期

目前,我国正处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机遇期,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要求深刻认识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提高中华文化影响力的重要性。在构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中,明确提出加强博物馆、图书馆等公共文化服务设施和爱国

主义教育示范基地的建设。要求建设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体系,“全面认识祖国传统文化,……坚持保护利用、普及弘扬并重,加强对优秀传统文化思想价值的挖掘和阐发,维护民族文化基本元素,使优秀传统文化成为新时代鼓舞人民前进的精神力量。”<sup>[14]</sup>我国光辉灿烂的书籍文化,正是我们在世界文化中引为自豪和骄傲的地方。典籍博物馆的建立,对更好地继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增强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建设中华民族精神家园,促进世界范围的文化交流,提高我国文化软实力,都会起到积极、重要的作用。

### 3.5 建立典籍博物馆可以带动图书馆界创新发展

在图书馆建设典籍博物馆,对于带动图书馆创新发展具有重要作用。国家典籍博物馆的挂牌,对地方公共图书馆建设地方典籍博物馆具有推动作用。不少图书馆在改造或新建馆舍中,非常重视保留和利用具有文化传承意义的老图书馆馆舍,如山东省图书馆曾在民国间大量收集碑刻、画像、泉币、古物等加以展示,这是在图书馆中建设博物馆的早期例证。主持此事的王献堂在山东图书馆界和博物馆界都享有盛誉。近年来,山东省图书馆对该馆大明湖畔暇园和奎虚书藏的利用,提出延续传统,建立国学图书馆和典籍博物馆的主张,利用暇园仿天一阁传统庭院式建筑、奎虚书藏具有民国图书馆风格的特点,加以开发利用。在目前新馆馆舍内,也集中《四库全书》系统的多部影印书,开办珍品展示室,常设展柜展示珍贵典籍和古籍修复成果。该馆还在 2012 年 9 月 26—28 日举办《论语》版本大展,凸显传承弘扬优秀传统文化与服务民众相结合的创新思路,很值得借鉴。

## 4 典籍博物馆的规划

### 4.1 规划原则

在图书馆中建立典籍博物馆,应因地制宜,继承传统,发挥专长,办出特色。典籍博物馆规划不能求全求大,要充分根据原馆舍的布局特

点和藏书特色进行设计,要和图书馆业务紧密结合,对图书馆业务起到辅助和促进作用,避免本末倒置,把博物馆功能凌驾于图书馆服务之上。

典籍博物馆既是一种存在,也是一种理念。图书馆中的典籍博物馆理念应是无处不在的,只要实现了博物馆功能,助益了图书馆业务,受到广大读者喜爱,典籍博物馆就已经在图书馆实现了。天一阁藏书楼之所以成为皇家《四库全书》南北七阁、一些民间藏书楼和近代图书馆仿效的对象,就是因为天一阁的规划理念完美体现了中国典籍文化的诸多特点,实现了人文与自然的有机结合,符合古代哲学思想体系。天一阁的建筑和园林把实用、保护、美观结合一处,大到园林规划,小到窗棂设计都体现出古代文人追求的理想和中国书籍文化的特点。要规划建设具有中国特点和民族风格的典籍博物馆,就必须把中国传统书籍文化研究透彻。增加图书馆文化元素和博物馆展示职能,让展品走进图书馆,走到读者身边,使读者在图书馆安静阅读中受到文化熏陶,感受精神生活的神圣庄严,也不失为典籍博物馆和图书馆结合的好形式。世界许多著名图书馆都十分注重图书馆区域的文化建设,有的图书馆建筑本身就是具有浓郁民族风格的文化殿堂,或是某种文化理念的表达;建筑周围布置著名作家和学者的雕塑;图书馆内通过雕塑、壁画、艺术作品、名人画像、非遗橱窗、书籍长廊、题词等展示民族文化精华、著名人物和书籍文化。阅览民族典籍珍品的善本阅览室往往被精心打造成艺术精品。如匈牙利国家图书馆位于旧奥匈帝国皇宫内,建筑本身就是重要的文化遗产和精美的艺术殿堂。其中善本阅览室命名为金厅和银厅,雕梁画栋,金碧辉煌。阅览台和服务台都用珍贵木材精心雕作,堪称精美的艺术品。这种规划方式,可以使图书馆和博物馆融为一体,相互渗透,相互促进,是一种大文化理念的建设思路。

历史悠久、传统深厚的图书馆,应该在建设新馆同时,力求保留具备文化传承意义的图书馆旧建筑,因地制宜,建立典籍博物馆。如前面谈到的山东省图书馆所属大明湖暇园馆区,就

是一组仿天一阁藏书楼的文化建筑,历史悠久,景色优美,特点鲜明,周围院内碑刻、假山、月池、读书亭等一应俱全。奎虚书藏既是图书馆,又是抗战胜利山东国民政府接受日军投降处,空间宽阔,是非常理想的典籍博物馆馆舍,也是和民众生活贴近的图书馆文化服务场所,经过精心规划,将图书馆和博物馆职能有机结合,一定能够焕发异彩。浙江图书馆处于江浙深厚的历史文化积淀之上,拥有很多理想的典籍博物馆空间。如湖州刘承幹嘉业堂藏书楼,1956年由刘家捐赠给浙江图书馆,目前还保存有大量藏书和刻板,就是一座完整的典籍博物馆。杭州小孤山浙江图书馆旧馆区,目前是浙江图书馆古籍部所在地,处在杭州西湖文化区域,拥有多所民国间图书馆标志性建筑,是保存最完整的近代图书馆馆舍。旧馆区旁边就是闻名遐迩的典藏《四库全书》的皇家藏书楼文澜阁。与北四阁不同的是,文澜阁旁边有一所为江南士子看书而建的读书楼,是典型的皇家图书馆。浙江图书馆新馆舍位于黄龙,是一座现代建筑,据说省政府还有意在杭州再建一所浙江图书馆新馆舍,以适应现代信息社会图书馆的新特点。综合来看,浙江图书馆拥有古代皇家图书馆、民间藏书楼、近代和现代图书馆标志性建筑,更拥有丰富的古籍收藏品、数十万片雕版专藏,以及淳化阁碑刻等文化遗产,加之西湖周边的人文景观,完全可以打造一个超大型博物馆概念,充分发扬自唐宋以来浙江的典籍文化特色,成为全国图书馆独一无二的文化重镇。

## 4.2 展陈设计

展陈设计是决定展览成败的重要因素。目前许多图书馆展陈珍贵典籍,有向博物馆展陈文物靠拢的趋势,选用安全系数较高的文物展柜和防红防紫灯具,还普遍使用电视、触摸屏和投影等多媒体设备,增加展览的表现力,这是向科学展陈迈出的可喜一步。

但应该指出的是,典籍展陈向文物展陈靠拢可能是个误区。以内容见长的典籍,面貌单一,不容易吸引人,其艺术表现力一般要弱于大多数文物展品。把典籍一册册地摆在柜子里中,

即使是珍贵善本,上面有色彩鲜艳的画作,也往往只能展示一页或两页,很容易使普通观众产生疲劳感,失去继续观赏的兴趣。所以典籍博物馆要想长期吸引读者,必须在展陈手段上下功夫。对于像中国典籍通史这样的大型展览,在展示珍贵典籍的同时,要伴有详细的、有声的说明,尽可能事先将全部展品数字化,制作成电子读物,辅助国宝档案之类的影视,一起提供给观众进行深度鉴赏。在展览中,还可以使读者亲自参与造纸、写板、刻板、刷印、传拓、修复、装订等项目。也可以通过电脑模拟从造纸到印刷的全过程,使观众通过几个按键,得到满意的纸张和印刷品,或现场发邮件给亲朋,增加展览的互动性、趣味性。对于巨型书籍,如文津阁《四库全书》之类的展品,要力求全面展示出来,营造典雅、庄重的气氛,增加读者对文化经典的尊敬。对于名家手稿等,应设计立体抽屉式展柜,让读者在一个空间欣赏诸多名家手迹,提高观众的满足感。对于某些故事性强、色彩鲜艳、可以全部打开的卷轴装典籍,要设法完整展现典籍全貌,并充分展示与之相关的文化。比如对于司马光《资治通鉴》残稿,因为上面既有《资治通鉴》校改文字,也有范纯仁写给司马光母亲的信,还有司马光起草的谢惠物状——所谓“三绝”,可以尝试用电脑在大屏幕上模拟,按前后顺序一行行将字表现出来,包括钤印的先后等,加之有声解说,使读者更深刻地认识这件国宝。笔者曾在英国国家图书馆看过一个展览,专门介绍印度神猴哈努曼的书籍,该书色彩十分鲜艳,展览不惜逐页介绍每个故事,同时展示与神猴哈奴曼有关的印度风俗、舞蹈影视,以及衣物、器具等实物,使人受益匪浅。国家图书馆曾经举办的“新疆历史文献暨古籍保护成果展”中,曾将馆藏最重要的北宋拓本柳公权书《神策军碑》的割裱本复制件复原成整碑,让人看到了《神策军碑》的磅礴气势和民族交往的重要史料,成为展览瞩目的亮点。

当然,典籍博物馆还可以通过讲座、影视和礼品开发等手段加强典籍的社会教育推广,通过亲身参与文献保护工作使观众了解典籍保护的重要性。典籍博物馆应力争创造书籍展陈的

新形式,实现实物展陈、文献展陈和影视、数字化展示的有机结合,使典籍博物馆成为人人得以进行文化学习和文化享受的大课堂。

## 5 国家典籍博物馆的初步规划

在国家图书馆规划国家典籍博物馆,应该有整体设计理念。把国家图书馆整体作为国家典籍博物馆来看待,通过规划设计,在图书馆内阐释博物馆的理念和功能,以实现图书馆和博物馆的有机结合,助益图书馆业务,成为图书馆功能的新拓展。当前主要的任务是借助国家图书馆总馆南区维修改造工程,设立国家典籍博物馆专区;同时逐步把博物馆理念融入图书馆服务环境中,形成两者密不可分的关系;保留天津街馆区已有的典籍博物馆风貌,加以精细化设计,逐步把国家图书馆打造成为富有文化品位的国家典籍博物馆。

### 5.1 定位

国家典籍博物馆应是世界同类博物馆中面积较大、藏品较丰富、代表性展品多、能够全面系统反映中国书籍文化特点的博物馆,同时起到世界各国书籍文化交流展示中心的重要作用。国家典籍博物馆是国家图书馆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国家图书馆“传承文明、服务社会”宗旨的具体体现,是国家图书馆社会教育和典藏保护职能的新拓展。

### 5.2 服务对象

国家典籍博物馆将吸引广大图书馆读者、青少年、来自全国的社会公众和研究者前来参观,是广大民众特别是青少年接受文化教育的重要场所,使人们在享受图书馆借阅服务的同时,享受高品位的文化生活;通过典籍博物馆,促进读者对书籍的喜爱和对书籍文化的自觉建设,提高公民的人文素养。

### 5.3 典籍博物馆专区

2012年初,国家典籍博物馆筹备小组在国家图书馆成立,结合国家图书馆总馆南区维修

改造工程,正式启动国家典籍博物馆筹备工作。筹备小组经反复讨论,提出国家典籍博物馆初步规划,经过专家多次论证和馆领导讨论,最终确定总馆南区以文津厅为中心、面东共四层楼1.2万平方米区域为国家典籍博物馆专区,展厅面积达到8000平方米。由于1987年建设的国家图书馆总馆南区大楼荣膺80年代十大建筑之首,也是80年代最具代表性的图书馆建筑,工程采用“整旧如旧”原则,对楼道、庭院等基本布局保持原貌,不加变动,只在房间封闭和设备设施上,按照博物馆建设规范进行改造。

国家典籍博物馆依托国家图书馆3000万册件丰富馆藏、特别是其中240万册件珍贵善本特藏,拟全面展示中国书籍的发展历程;展示中国四大发明、特别是造纸术和印刷术对书籍文明发展的重要作用;展示甲骨、简帛、敦煌遗书、历代汉文和少数民族古籍、名家手稿、金石碑帖、舆图文书等国家珍贵典籍文献;展示国内外独具特色的典籍文化;展示中国现当代著名作家、书画家和非遗传承人创作的经典作品;展示中国记忆项目的成果。

### 5.3.1 中国典籍通史展区

国家典籍博物馆的常设展览是中国典籍通史展,目前规划在4楼平层,四个大型展示合为一个展览。展览拟通过书籍、实物和现代化手段全面展示中华民族光辉灿烂的典籍文化和对典籍文化作出重要贡献的历史人物。展示中国书籍从古到今的发展历程。展览将实现中华各民族文化典籍的综合展出,从而凸显各民族历史上的交流融合和对中华文明所作出的卓越贡献。

中国典籍通史将立足于世界,通过对比,揭示人类书籍文化发展的成就和我国书籍文化在世界上所处的地位。如文字的产生,将展示馆藏甲骨和青铜铭文拓片,特别注重展示甲骨文和钟鼎文的系统性、成熟性,与现代文字的继承关系和与世界上其他古老文字的比较,反映我国文字在世界文明史上所处的重要地位。

展览拟全面展示在民族历史上作出巨大贡献的重要著作家、文献整理家和收藏家,展示中国历史上具有代表性的书籍著作的重要版本和

写印本系统,展示中国历史上重要的文化典籍纂修工程。展览将汉民族和各少数民族在历史上创造的文化典籍按时代或专题展出,特别彰显各民族文化的交流融合和各民族对中华文明发展所作出的贡献。

展览拟系统展示我国书籍材料和装帧形式的变化,古代中国人曾使用龟甲、兽骨、青铜、石料、竹木、砖瓦、缣帛、纸张等镌刻、铸造、书写、拓印、雕印、摆印文字。展览将通过再现方式展示重要材质书籍的制作、写印过程,展示从先秦到现代书籍的各种装帧形式和特点,因为有大量的实物资料,特别是国家图书馆保存的书籍纸张,从公元417年起,几乎涵盖了每个时代、每个地域,保证展览的系统性和全面性。展览特别展示不同民族造纸选料和抄造技术的不同特点,展示雕版印刷术和活字印刷术的技艺和遗存,展示科技发明对中国书籍发展所起的重要作用。

展览还将展示不同时代不同地域的典籍制度,展示从写本时代到印本时代书籍制度的差别和继承关系,揭示书籍文化发展的时代和地域特点。

### 5.3.2 “四大专藏”展区

国家典籍博物馆以国家图书馆“四大专藏”为核心展区,目前规划在以文津厅为中心的二层到四层纵向展厅,与四层的中华典籍通史展区形成“T”字型,相互补充衔接。集中展示敦煌遗书、《赵城金藏》、《永乐大典》和文津阁《四库全书》这四部在中国书籍历史上重要的、经历坎坷的、与中华民族命运紧密相连的珍贵典籍。对这些典籍的集中展示,可以激发民族自豪感、自信心,增强公众保护、传承祖国珍贵文化遗产的意识。

其中,清文津阁《四库全书》128架6144函拟规划放置于国家典籍博物馆中心展厅,让观众能看到这部中国最大丛书的整体面貌。围绕这部珍贵典籍,系统介绍四库纂修史、文献辑佚史、重要编纂人物、四库体系、四库在编修过程中的得失、四库文化和相关保护等。

敦煌遗书、《赵城金藏》和《永乐大典》布置展室择要展出,不追求整体表现。

这四部重要典籍是从五至十八世纪中国典籍发展变化的缩影,装帧和版本颇具代表性,其聚散历史颇具传奇性,也是国家民族命运的缩影,是典籍文化的突出例证。对“四大专藏”纂修流散历史和文化进行全面介绍和展示,可以给观众留下深刻印象,增强守望文化典籍的责任感。

### 5.3.3 馆藏珍贵文献展区

国家典籍博物馆拟设立汉文和少数民族古籍善本、名家手稿、碑帖拓本和舆地图等珍贵文献展示区,目前规划在二层,作为“四大专藏”展区的补充,通过各类珍籍,揭示诸子百家的博大精深、历史著述的厚重辉煌、地方文献的丰富多彩、科学技术的巨大成就、文学艺术的光辉灿烂和非物质文化遗产在书籍中的凝固图画。通过金石拓本,展示“勒之金石、传之久远”的重要历史;通过舆图展示中国疆域的历史变迁和中华民族与世界的交往。通过外文善本展示中国与世界的文化交流。这些琳琅满目的珍贵典籍文献,相信能带给读者极大的精神享受。

### 5.3.4 名家藏书室展区

国家所藏珍贵典籍,与众多藏书家和众多爱国人士的无偿捐赠是分不开的。曾经担任京师图书馆(国家图书馆前身)馆长的梁启超先生,在任期间不但以只身之力维持馆务,而且在退休后还呼吁创设寄存制度,号召藏书家将书籍寄存公立图书馆,供大众阅览。梁先生以身作则,将自己所藏全部图书连同家具永久寄存京师图书馆。周叔弢先生和傅增湘先生是京津地区藏书大家,他们先后向国家无偿捐赠了最珍贵的宋元版藏书和《永乐大典》。郑振铎先生生前不但为抢救民族文化典籍奔走,为国家图书馆建设努力,他因飞机失事牺牲后,夫人高

君箴根据他的遗嘱将全部十万册藏书无偿捐赠北京图书馆。从他们的行动中,充分体现出中国学者和藏书家们为保护民族珍贵典籍呕心沥血、公而忘私的高尚情操,这种精神值得现代人、特别是青少年学习。国家典籍博物馆拟根据场地具体情况,适时安排专题展览,或从学者和藏书家中选择恢复个别的藏书室,彰显他们对祖国文化发展所作出的巨大贡献和爱国、无私的高尚情操。

### 5.3.5 专题文献展区

国家典籍博物馆计划设立专题文献展区,如中华典籍展区、世界典籍展区和中国记忆展区等。其中,拟在国家典籍博物馆开幕式上举办中华珍贵典籍特展,汇集入选《国家珍贵古籍名录》中的珍贵典籍到国家典籍博物馆参展,也拟举办世界珍贵典籍特展,邀请部分国外著名图书馆提供展品,来京举办特展,向中国读者展示世界重要文化典籍和名家手稿。国家典籍博物馆还计划创设一个中国记忆展区,结合正在开展中的中国记忆项目,举办重要人物、重大事件、重要专题、地方记忆、非遗技艺、艺术作品等系列成果展览。国家典籍博物馆将以此为平台,引进全国乃至世界各国的特色珍贵馆藏和书籍文化,使国家典籍博物馆成为一座架设在世界文化上的桥梁,促进世界范围内的文化交流,提高公民文化素质和文化生活品质。

以上探讨了典籍博物馆与图书馆深厚的历史渊源,以及典籍博物馆在汇聚典籍精品、服务社会大众、提升图书馆精神价值方面的重要意义。对典籍博物馆的规划建设,需秉持因地制宜、继承传统、发挥专长、办出特色的原则,希望典籍博物馆无论是实体还是一种发展理念,能够成为现代图书馆发展的有机组成部分。

## 参考文献:

- [1] 李学勤. 尚书正义[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426. (Li Xueqin. Zhengyi of the Book of History [M]. Beijing: Peking University, 1999: 426.)
- [2] 辞海编辑委员会. 辞海[M]. 第六版. 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9:0452-0453. (Editorial Board of Cihai. Cihai [M]. 6th edition. Shanghai:Shanghai Lexicographical Publishing House, 2009: 0452-0453.)
- [3] 李学勤. 春秋左传注疏[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1344. (Li Xueqin. Zuo's commentaries on the Spring and Autumn Annals [M]. Beijing: Peking University, 1999:1344.)

- [4] 汪东波. 公共图书馆概论[M]. 北京: 国家图书馆出版社, 2012: 7. (Wang Dongbo. Introduction to the public library[M]. Beijing: National Library Press, 2012: 7.)
- [5] 陈燮君. 博物馆——守望精神家园[N]. 人民政协报, 2009-09-14. (Chen Xiejun. The museum—Guarding our spirit hometown[N]. People's Political Consultative Conference News, 2009-09-14.)
- [6] 钱存训. 回顾集[M]. 南宁: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2. (Tsuen-hsui Tsien. Retrospection of a scholar selected articles of Professor Tsuen-hsui Tsien[M]. Nanning: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2012.)
- [7] 荣新江. 中华古籍特藏保护展览随想[M]//国家图书馆. 文明的守望: 古籍保护的历史与探索. 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2006: 004. (Rong Xinjiang. Random thoughts of the exhibition of special collections of Chinese ancient books[M]//National Library. The Hope for Civilization: The History and Exploration of the Protection of Ancient Books. Beijing Library Press, 2006: 004.)
- [8] 徐忠文. 走出博物馆免费开放后的迷茫[N]. 中国文物报, 2009-02-20. (Xu Zhongwen. Stepping out of the confusion after opening museums for free[N]. China Cultural Relics News, 2009-02-20.)
- [9] 曹静, 黄玮. 世界文明的高处相逢[N]. 解放日报, 2008-03-19. (Cao Jing, Huang Wei. The confrontation of civilizations in the world[N]. Jiefang Daily, 2008-03-19.)
- [10] 单霁翔. 关于新时期博物馆功能与职能的思考[J]. 中国博物馆, 2009(4): 6. (Shan Jixiang. Thinking on the functions and capabilities of museums in the new period[J]. China's Museums, 2009(4): 6.)
- [11] 楼家军, 徐爱萍. 试论休闲时代发展阶段及特点[J]. 旅游科学, 2009(2): 61-66. (Lou Jiajun, Xu Aiping. A study on the developmental stages and features of the era of leisure[J]. Tourism Science, 2009(2): 61-66.)
- [12] 唐晶, 辛璐, 马新蕾. 图书馆与博物馆公共休闲服务合作初探[J]. 图书与情报, 2012(4). (Tang Jing, Xin Lu, Ma Xinlei. On the cooperation between libraries and museums in public recreation service[J]. Library & Information, 2012(4).)
- [13] 吴慰慈, 董焱. 图书馆学概论[M]. 修订本. 北京: 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2002. (Wu Weici, Dong Yan. Introduction to library sciences[M]. Revised edition. Beijing: Beijing Library Press, 2002.)
- [14] 中国共产党第十七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公报[OL]. [2012-10-01]. [http://www.gov.cn/jrzq/2011-10/18/content\\_1972749.htm](http://www.gov.cn/jrzq/2011-10/18/content_1972749.htm). (The bulletin of the Sixth Plenary Session of the Seventeenth CPC Central Committee[OL]. [2012-10-01]. [http://www.gov.cn/jrzq/2011-10/18/content\\_1972749.htm](http://www.gov.cn/jrzq/2011-10/18/content_1972749.htm).)

张志清 国家图书馆副馆长、研究馆员。

通讯地址: 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南大街33号。邮编: 100081。

(收稿日期: 2012-10-08)